

刘鹏凯专栏·西北以北

山川故园

史海泛舟

蓝鸟在远方

多少日子就这样很辉煌地摇摇晃晃过来了，所有的心事都可以用歌声在雨季里尽情地表达，竖起衣领，不想多说一句话，该说的都在以前说完。既然午夜有美丽的雨飘落，我就要这样一个人去潇洒地穿过雨季。

我曾用生命拥有一切，用灵魂拥有你，拥有现在。作为人不能不拥有人的感情，知道吗？感情是天上的月亮。我在这午夜里体验拥有什么滋味？从此，我便拥有了高尚。我深知有种人的心底从来就没有过阳光。阴暗如地窖。但我至少还拥有阳光，至少肝胆照人，我为此感到空前的快乐。

在这个漂亮的午夜，灵光沿着生命之轨闪烁，运行到你身边，给你以宽容，我们不能去游戏人生。我想起我那只蓝鸟，我的头顶上是一片圣洁的天空，没有一丝云迹，十分透明，刮过的风也是透明的。那只蓝鸟纹丝不动，鸟哨却不停作响，鸟哨是被风刮响的，嘤嘤地划过耳际。

你在黑暗中对我嫣然一笑，我看见这笑很有分量，犹如一剪梅傲然于冬枝。这歌声也飘进我心里，虽然我明白你已走远。

午夜开始有风了，雨却停下了。蒙蒙的雾凝固在周围。我含泪凝眸，感觉你的心语和温暖。泪打湿了眉睫，打湿了记忆，打湿了过去，那故事在这午夜进入尾声。我想起当初的你。

我在冰释这场遥远的梦。风景在远方，风景在我心中，火车在轻风重雾里轰响着一路而去，你去了哪儿？

真实的虚假的戏，我在这幕人生戏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？是跳梁小丑还是大帅？是凡人还是伟人？我仍然在风里走动。

这时，午夜已经过去了很久。你不仅背叛了我，并且背叛了你自己，这是最可怕的，也是我最想不到的。我为谁而歌而泣？我为谁而哭而愤？

我为谁？这原来是一场游戏，我把泪滴在心尖上，一个人去远方寻找，远方有我的那只蓝鸟啊！我在寻找失落的那只鸟，多年前就失落的，她一直没有回来。

我用整个生命去兑换真实，哪怕真实过一次也可以。

街灯在雨后的午夜放着凄冷的光，我继续迎风前行，影子在明亮的路面上闪烁，一会儿被拉长，一会儿又被缩短，我设想着将自己和影子拉近，去聆听蓝鸟在飞翔的声音。

我用青春幻想过许多次，用誓言去装饰灿烂的人生，用智慧的石子朝前面铺着自己将要行走的道路。我感到疲惫不堪，四肢无力，那个伟人亚里士多德的声音又重复着那句已经重复过千百次的话：

“勇敢点，我的孩子。喜欢孤独的人不是野兽便是神灵。”

野兽和神灵是两个极端，我心里掠过一阵惊悚。我马上精神百倍，重新树立信念，我要去当神灵。我用尖刀在自己的头颅上刻下了备忘录，这一刻是多么惊心动魄，多么姹紫嫣红。我自豪，我曾经拥有过一次真实，即便是一次。我也至死不渝，我也坚如磐石。

我失败了爬起来，有朋自远方来，告诉我：站立的人生不能倒塌。

我信服得热泪盈眶，是的，站立的人生怎么能坍塌，怎么能弯曲呢？

我把朋友的誓言装在贴身的口袋里，为了不使丢掉，并用针线缝好，因为这才是我使用的金钱。然后，我毅然挺起肩头上路了，去寻找多年以前就失落的那只可爱的蓝鸟。

在这寂静的午夜，风开始刮了，雨又开始了，我轻装单骑地走上了去寻找那只蓝鸟的天涯路。我大声地呼喊：“蓝鸟啊，你在哪里？”

“蓝鸟啊，你在哪里？”黑色的楼群也在哭喊。

“喜欢孤独的人不是野兽便是神灵。我的孩子，勇敢点，你的蓝鸟在远方。”那个伟人的声音又在响起。

我将要沿着午夜的路去远方寻找我那只可爱的蓝鸟。



刘鹏凯，安徽人，1968年生。著有中短篇小说集《白太阳》、散文集《心灵的边缘》《左边狐狸右边葡萄》、诗集《愤怒的蝴蝶》等。作品散见于《天津文学》《安徽文学》《山西文学》《香港文艺》《青年作家》《散文选刊》《星星》《诗歌月刊》《诗刊》等文学期刊。

永远的租书摊

章中林

学校附近的小街上，有一家租书摊。没有什么花架子，两三个简易书架一摆，放上满满当当的书，地上还堆了一些，再摆上一个长条桌，方便登记，再就是放上六七个小马扎在一旁。

书架上的书，都是言情或者武侠小说。言情小说，我看过琼瑶的《窗外》和亦舒的《喜宝》；武侠小说，我看过梁羽生的《七剑下天山》和萧逸的《马鸣风萧萧》。而其中记忆较深的是三毛的《撒哈拉的故事》，就是现在，我还被他们清贫日子里异国风情的浪漫浓情而陶醉——荷西把粉丝当作雨来吃，简单却不能再简单的婚礼，去海边打鱼，白手起家做他们沙漠上最美丽的房子……

这些书，大多是二手书，卷角或者折页是常有的事，有的还缺页。然而，这并不能减弱书友们的读书热情。一大群人围着书摊，或坐或站，就那样旁若无人地看起来。看到精彩处，有人还会忘情地大声朗读起来，引得大家都趋之若鹜，蜂拥到一起，个个都瞪着眼睛盯着精彩片段看。

租书摊的老板是一个残疾人，也是一个爱书惜书之人。他给每一本书都包了书皮。他一有时间，就坐在书摊前静静地看书、写毛笔字。

租书在他那里读，四五分钱就可以。尽管规定了时间，而你就是过了小半天，他也不会说什么。而你离开的时候，他还会殷勤地和你道别，邀请你明天再来。

在摊子上读书，时间毕竟有限。为了能从容地读书，缴十元钱押金，再付一两角钱的租金，就能借到一本大部头，看上一星期。对于我们这样的书虫来说，这样的诱惑是无法抗拒的。

一个周末，闲逛书摊，在一堆散乱的书中，发现一本卷边的《平凡的世界》，我的心激动得几乎要跳出胸腔。在这个不起眼的小书摊，能遇到它，真的是幸运。

办完借书手续，我就抱着书跑回

家。晚上，饭也不吃，觉也不睡，翻开泛黄的扉页，就忘我地读起来。我为孙少平和田晓霞在图书馆相遇讨论书籍而高兴；为孙少平在田晓霞牺牲的地方默默地流泪而心痛；为贺秀莲在临终前还鼓励孙少安要坚强而泪目……

读着读着，就感怀书中的人和事，情不能自己，就和自己比较起来，期望能做得更好。

我读书有摘抄的习惯。或许和孙少平的性格有些相像，也许许想有他那样的追求吧！《平凡的世界》里的名句，我抄得最多。诸如：“什么是人生？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！只有选定了目标并在奋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，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，精神也会永远年轻！”“生活中真正的勇士向来默默无闻，喧哗不止的永远是自视高贵的一群。”……

在租书摊借书，都要在他的记账本上签上书名、日期和自己的名字。有时，翻开厚厚的记账本，我还会翻一翻其他书友借书的情况。这种和书友间暗暗较劲的行为，也成了我那段记忆里一帧美丽的画面。

时光在再，白驹过隙。美妙的时光总是一去不回。今天，我还能从哪里找到那温情脉脉的街头租书摊呢？



一桥飞架南北 周文静 摄

信笔扬尘

一树枇杷两院香

胡文章

前几年我搬进新家时，邻家隔墙的枇杷树就已枝繁叶茂。日子一天天过着，树枝悄悄探过院墙，把翠绿的叶子、沉甸甸的果实，大大方方地伸进了我家的小院，初夏一到就挂得满枝金黄。

每到五月，站在院里抬头看，层层叠叠的叶子像碧玉雕的小扇子，风一吹就沙沙响。叶子间挂着的枇杷，有的挤成一串，有的独自垂着，圆滚滚的模样看着就欢喜。凑近了闻，清甜的果香混着叶子的清新，直往心里钻，连空气都变得甜丝丝的。

我和邻居向来相处融洽。枇杷成熟的时候，我在自家院里抬手就能摘到饱满的果实。有时兴起，就跑到邻居家树的树梢。邻居总笑着递来篮子，我们一边摘一边闲聊，说今年雨水足，说果实比以往年甜。

起初我还想，在自家院里也栽一棵枇杷。可看着越过院墙的枝叶，看着这份不用多说的共享之乐，就打消了念头。原来好东西不用独占，和亲近的人分着吃，甜会加倍，情谊也会在日子慢慢变浓，比独自守着果实更让人欢喜。

古书里说，汉代修上林苑时，就有枇杷树立在园中，默默看着朝代更迭、岁月流转。到了唐代，这株来自东方的果树漂洋过海，在日本樱岛扎了根，被当地人叫作“唐枇杷”，成了中日文化交流的见证。

枇杷树是吉祥树，千百年来，在华夏大地自由生长，演化出了多个品种。白沙枇杷，果肉雪白，入口就化，清甜不腻；红沙枇杷，颜色金黄，酸甜刚好，吃完嘴里还留着余味。江苏洞庭山的枇杷，更是凭着独特的味道出了名。我市宜秀

人间小景

头盔里的燕子窝

张宁

一大早，我买菜回来，看见福叔家门前的燕子窝。我也停住脚步，好奇地抬头一看，原来大家正在瞧福叔新房子屋檐下的燕子窝。这个燕子窝大概是被哪个顽皮的孩子捅了，一半落在了地上，只有一点点泥巴粘在屋檐上。

“呀，哪个淘气包干的坏事？”我忍不住问。“这个窝是自己掉下来的，这是它们搭的第三个窝了，还是没成功。”福叔望着屋檐上那一小撮泥巴，忧心忡忡地说。

“是新手燕子吧，还没学会搭窝。”福叔说：“原来老房子有窝的，前几年拆迁，老房子没了，它们来了又飞走了。今年新房子盖起来了，它们又来了，可是这窝就是搭不起来。”站在一

旁的李婶也说：“我们家的燕子老早搭好了窝，估计都已经下蛋了。”

“现在的燕子搭个窝不容易啊！”陈伯说：“如今种田的少了，稻草没有了，小河离得远了，河边塘泥又不够黏。福哥，它们是不是材料不对，你在屋檐下放点湿泥巴和碎草，看看行不行。”

“福叔，我可不是你们家屋檐下的板太光滑了，泥巴沾不住。你在下面放个木板，让它们在木板上搭窝，估计行。”住隔壁的胖哥观察了半天，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“把塑料篮子里铺点稻草，吊在上面也行。”我忽然想起妈妈家就是这么操作的，小燕子住在里面也能下蛋孵娃。

过了几天，我路过福叔家，特意去

看一直记挂着的燕子窝。呀，真好，福叔在屋檐下钉了一块木板，板上固定着一个电瓶车头盔，头盔里堆着草。我站在下面不禁嘿嘿笑了起来，一只黑黑的燕子探出头来，歪着脑袋看着我。

“燕子衔泥，抬头见喜。”燕子古称“紫燕”，筑巢象征着“紫气东来”，预示家宅即将迎来平安富贵。最著名的典故来自唐代刘禹锡的《乌衣巷》：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“王谢”是东晋时期最显赫的两大望族——王导家族与谢安家族。燕子喜欢在这些权贵豪门的屋檐下筑巢，并不是因为它们势利眼，而是燕子对环境非常敏感，对筑巢环境要求特别高，它们喜欢舒适安全的地方。那时候的富贵人家宅邸安全稳固、环境优美，所以成了燕子最爱的栖息地。

不过，我们村的乡亲们是发自内心的爱护这些勤劳的小生灵，人人都会在它们遇到困难和危险时给予帮助，这也是他们对生命的尊重和对大自然的敬意。

潜山三张

郑炎贵

张镇周，由隋入唐为将军。武德八年(625)正月，他从寿州调往家乡舒州任都督。为了过“乡情关”，他先在家中宴请亲朋，然后把话挑明：“自今之后，官府执法和民情往来有别，不可因私交而违公。”从此，镇周执法如山，不徇私情，舒州政肃民安。《资治通鉴》与《龙文鞭影》均有记述与褒扬。

至于现代著名作家张恨水，潜山早在1990年就成立了安徽省张恨水研究会，并且连续开展研讨等相关活动，该会已多次被评为安徽省先进学会、十佳协会。张恨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终于得以改写，不容轻慢。

时至丙午清明，又一段故事让笔者感觉潜山可圈可点者当不止于“二张”，“潜山三张”之说可以更新出世了。

这得从笔者收到古镇黄泥老家发来的一张照片说起，照片显示有宋代舒州太守张栋之墓的立碑，墓地在天柱山西麓。文友还声声言，此张栋乃关学大师张载的后代，迁潜之始祖。闻此一言，笔者思绪一下子被带到千年前那个被称为中华文化盛极的时代，北宋产生的哲学思潮经理学开枝散叶，涌现出“濂、洛、关、闽”四大流派，关派鼻祖张载，陕西凤翔府横渠人，世称横渠先生，其弟子多为关中人，故其学派世称“关学”。最著名的“横渠四句”，即“为天地立心、为生民立命、为往圣继绝学、为万世开太平”，穿越古今，影响深远。而老乡则称，他们就是张栋这一支落户舒州传下来的后代。为了查明正脉，厘清谱系，笔者专程赶往黄泥镇付祠村与黄铺古灯村，查阅张氏老人收藏的光绪二十一年(1895)八修原谱，这是目前所知此支张氏最老的古谱。一大摞十本头谱书古色古香，簿面长约一尺二寸，宽约八寸，白棉纸，匠体字，线装木刻本，版心有“张氏蟹园族谱”与“敦伦堂”等字样，完全是清代中后期的民间族谱通行样式。小心翻阅下来，发现此谱系“张氏蟹园公”一脉第八届修撰本，卷首重刊了之前每届修谱原序，其始修序写于明代天顺癸未，即明英宗天顺七年——1463年九月九日，由鄱阳乡贡进士杨载霖所撰；入谱的第一人物传记标题为《始迁舒州蟹园大夫传》，由元顺帝至正九年(1347)己丑的潜山进士金孟达所撰，显然此作者更近南宋。开篇明义云：“张大夫，讳栋……号蟹园。”“其先祖耶伯子厚(张载字子厚)，少好谈兵，长以理学名家……今称横渠先生。”“大夫有祖之风烈，孝宗乾道间成进士……奉简书知舒州军。”“真真切切捧在手中的这部一百三十多年前的张氏蟹园公八修谱，完整重刊了之前七届修谱的资料，连贯无缺，不容不信。”

此前，笔者仅在明正德十六年(1521)的《安庆府志》、康熙六十年(1721)的《安庆府志》以及潜山县的几部志书中看到张栋大名与官名，但均寥寥几字，简略至极。其实，张栋与舒州、与天柱山还是颇多宦迹值得褒扬。《始迁舒州蟹园大夫传》载：栋父选公系关学鼻祖张载的四世孙，曾任东京团练副使，从高宗南渡来镇守江西南昌之南城；张栋考中进士授官舒州，于是由赣入皖，时间为“乾道间”，即1165-1173年间，这不禁令笔者想起矗立于潜山北的太平塔，那是南宋绍兴四年，塔因火灾遭毁，稍后由提举上疏，郡守王珪鼎力支持，在旧塔基上重建，一直到乾道四年(1168)11月冬至才竣工，并举行安奉舍利仪式，可见太平塔复建开工在张栋之前的郡守王珪任内，而竣工显然是在张栋任内。《始迁舒州蟹园大夫传》又云：“(张栋)居官恬静省事，专务以德化民，曾令曰：‘为政必身为帅声，为教仅守刑名……吾自今而后讲学，讲射，与汝士民更始于是’。出其先祖所著书，布之学官，疑义与析，而吾舒始知关中之学；作射圃，编小书而幽”，“是筹划环山建园，园内留竹，竹下建馆，以为终老之所。正好有客来向太守献上地方水产螃蟹，于是便称之为‘蟹园’，称他为‘黄囊先生’。”

这段文字翻译过来，主要意思就是说张栋以身作则，恪守刑名，注重以德化民，将其先祖所创“关学”带到了舒州，通过讲习提高士民素质，无怪乎后人称赞张栋“学道爱人，书陶弦淑，重在德教与言传”。

众所周知，北宋王安石变法后，王氏学被朝廷定为“荆公新学”，传习天下。荆公曾任舒州，王氏学说影响不可谓不大；至南宋王氏学受朝廷贬斥，作为理学家后裔的张栋，赴任舒州即热衷传播“关学”理所当然。族谱又载，他在率民击溃湘湖遭孽侵扰后，婉谢朝廷大用之意，退而讲学。栋公“性耽山水”，于乾道五年，带着三个儿子登陟潜山之巅，远眺长啸，感叹上古赫胥氏遗迹潜山之事，缓步行至潜山西边一个叫黄囊山的地方，义民举帜，编小书而幽”，于是筹划环山建园，园内留竹，竹下建馆，以为终老之所。正好有客来向太守献上地方水产螃蟹，于是便称之为“蟹园”，称他为“黄囊先生”。

从“关学”鼻祖陕西的“横渠先生”到“关学”传播者舒州的“黄囊先生”，文武并重的思想顺应了国势，又不断落地生根。张栋讲学，笃实尚行，不仅改造玄学，融变儒学，而且作射圃之教，重干城之用，善于引导士民捍卫国家，护卫地方，这便极大地影响了皖山地区的民性民风。南宋末，天柱山野人原乃至司空山，义民举帜，抵抗北兵，皖地24寨与蕲州黄州48寨遥相呼应，涌现出刘源等豪杰义长，蟹园栋公后裔中有“张不已”者，协助刘源保寨而战死。民国时期出版的《中华风俗志》云：“潜山毅，太湖谔，宿松立，自古江北风气近厚。”其所谓“毅”，即坚毅顽强之意；进入现代社会以来，潜山这片大地上英雄辈出，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书写了“红源潜山”的不朽篇章。

把笔至此，突生一念，“潜山三张”或就藏在潜山之魂吧！尤其张栋，何以潜隐于史久矣？其实，潜山乃古皖国之地，皖公本姓偃，即偃，本就含隐止之意，潜人崇敬皖公，张氏承传其风，故不张扬于世吧！

